

风是草原的信使,带着500万亩青绿的呼吸,掠过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的穹顶,把千年游牧的絮语,吹进每一片草叶的脉络里。这里的天,不是都市里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蓝,是那种漫无边际、纯粹的蔚蓝,像一块被天地打磨了千万年的蓝宝石,没有一丝杂质,连流云都显得分外慵懒,慢悠悠地飘着,把影子投在草原上,随长风缓缓移动,给青绿的大地绣上流动的斑纹。

夏日常驻的零上18摄氏度的清凉,是草原最慷慨的馈赠。当都市被热浪裹挟,巴彦温都尔的风,正携着草叶的清香、晨露的清凉,漫过牧人的毡房,拂过牛羊的脊背,也抚平每一颗疲惫的心灵。风里藏着草原的密码,有牧草的青涩,有奶食的醇香,有牛粪的温热,还有牧人歌声里的绵长,每一缕气息,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温润与辽阔,诉说着游牧文明里,人与自然最本真的契合。

逐水草而居,从来就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,是牧人刻在血脉里的生存智慧,是与天地共生的生命节律。春末的风刚褪去最后一丝寒凉,巴彦温都尔的牧人便牵着牛羊,赶着勒勒车,踏上了迁徙的旅程。勒勒车的木质车轮碾过青草地,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,像是在和草原低语,又像是在唤醒沉睡的草场。车轮留下的辙痕,弯弯曲曲,穿过山坡,越过溪流,在草原上织成一张无形的网,网住了千年的时光,也网住了牧人与草原的深情。

我曾在一个清晨,遇见一场静默的迁徙。天刚蒙蒙亮,启明星还悬在天际,淡紫色的霞光漫过东边的山峦,把草原染成一片温柔的粉蓝。牧人身着藏青色的蒙古袍,腰间系着宽大的腰带,脚步轻盈而坚定,每一步都踏得舒缓,像是在丈量草原的心跳。牛羊低着头,慢悠悠地走着,偶尔抬头,发出一声低低的嗒叫或咩鸣,打破清晨的寂静,却很快被长风吞没。毡房被仔细地拆卸、打包,裹在勒勒车上,白色的毡布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,那是牧人流动的家,无论迁徙到哪里,只要支起毡房,就有了烟火,有了牵挂。

夏营地的草,长得格外茂盛,齐膝高的青草,密密麻麻地铺展开来,像是一块无边无际的绿毯,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天际。风吹过,草浪翻滚,层层叠叠,像是大地在呼吸。草叶上的晨露,晶莹剔透,沾在牛羊的蹄子上,沾在牧人的衣角上,也沾在我的指尖,凉丝丝的,带着青草的清甜。偶尔有不知名的小紫花、小黄花,散落在草从里,像是星星落在了绿毯上,点缀着这片辽阔的青绿,也给单调的草原,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。

牧人的日子,是慢的,慢得像草原上的流云,慢得能听见草叶生长的声音。白日里,牧人坐在草地上,看着牛羊在远处觅食,阳光洒在他们身上,把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他们不说话,只是静静地坐着,眼神悠然而平静,像是在

巴彦温都尔的游牧时光

□力斯特



夏牧场 犁夫 摄

凝视着草原的过往,又像是在眺望远方的星辰。偶尔,他们会拉响马头琴,琴声低沉而绵长,穿过草原,飘向远方,那琴声里,有对草原的热爱,有对生命的敬畏,有对亲人的思念,也有对岁月的安然。琴声与风的声响、牛羊的低鸣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草原最动人的牧歌,那牧歌,穿越千年,从未停歇。

我曾走进一座牧人的毡房,那是一座不大的毡房,白色的毡布被风吹得微微鼓起,门口挂着几串风干的奶食,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奶香、奶茶的香气。老额吉正坐在毡房中央的火炉边,

手里拿着一根木勺,慢悠悠地搅动着锅里的奶茶。火炉里的火苗,跳跃着,发出“噼啪”的声响,把毡房里烘得暖融融的。老额吉的脸上,刻满了岁月的皱纹,那些皱纹里,藏着草原的风霜,藏着游牧的艰辛,也藏着对生活的热爱与从容。她的手,粗糙而有力,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。

奶茶煮沸了,老额吉给我倒了一碗,温热的奶茶滑进喉咙,带着淡淡的茶香与奶香,暖意从喉咙一直蔓延到心底,驱散了草原清晨的微凉。她笑着,用汉语对我说,这奶茶,要配着奶豆腐吃,才够味。奶豆腐是乳白色的,质地紧实,咬一口,软糯香甜,带着草原的纯粹与厚重,那是草原的味道,是游牧时光的味道,也是家的味道。

喝过奶茶后,老额吉开始制作奶豆腐、奶皮子,每一个动作,都透着岁月的沉淀,透着对传统的坚守。午后的草原,格外安静。阳光透过云层,洒在草原上,给每一片草叶都镀上了一层金边。牛羊躺在草地上,闭着眼睛,享受着阳光的沐浴,偶尔甩一甩尾巴,赶走身上的蚊虫。牧人的孩子,光着脚丫,在草地上奔跑,笑声清脆,像风铃一样,飘在草原上。他们手里拿着一根柳枝,追逐着蝴蝶,追逐着流云,也追逐着属于他们的童年,那份纯粹与快乐,是草原最珍贵的馈赠。

我曾见过牧人套马的场景,那是草原上最具力量的画面。几个年轻的牧人,骑着骏马,身姿矫健,眼神坚定,他们迎着风,朝着马群奔去。骏马奔腾,蹄声如雷,扬起阵阵尘土,牧人的蒙古袍在风中猎猎作响,像是草原上展翅的雄鹰。他们手中的套马杆,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,精准地套住马的脖颈,动作干脆利落,没有一丝拖沓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游牧民族的坚韧与勇敢,看到了他们与草原、与骏马之间,那份无法言说的默契与深情。

草原的黄昏,是一幅流动的油画。夕阳西下,把天空染成了一片绚烂的橘红,云朵被染成了金红色,像是燃烧的

沉而温和,像是在诉说着千年的游牧时光,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。

我曾在一个夜晚,躺在草原上,仰望星空。这里的星空,格外明亮,密密麻麻的星星,铺满了整个天际,没有尘埃的遮挡,星星显得格外清晰,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。银河横跨天际,像是一条银色的丝带,连接着天地两端。风从耳边吹过,带着草叶的清香,带着牧人歌声的余韵,也带着草原的静谧与温柔。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了“天人合一”的真正含义——不是征服,不是索取,而是尊重,是顺应,是与天地共生,与生灵共处。

牧人们恪守着祖训,从不滥砍滥伐,从不过度放牧,他们懂得,草原是他们的家园,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,只有守护好草原,才能让游牧文明得以延续。他们会为了保护一片草场,主动减少牲畜的数量;他们会把死去的牛羊,埋在草原深处,让它们回归大地,滋养这片土地。这种对自然的敬畏,对生命的尊重,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,成为游牧文明最珍贵的内核。

如今,时代在变迁,巴彦温都尔的游牧生活,也渐渐融入了现代文明的元素。

太阳能板静静地伫立在毡房旁,为牧人的生活带来了便利;肉牛追溯体系的建立,让草原的馈赠被更多人知晓;游牧文化节的举办,让千年的游牧文化得以传承与弘扬。但牧人们心中的坚守,从未改变,他们依然逐水草而居,依然恪守着祖训,依然践行着“和谐共生”“天人合一”的生存理念,依然用最质朴的方式,守护着这片草原,守护着千年的游牧时光。

风又吹过巴彦温都尔的草原,草浪翻滚,像是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勒勒车的吱呀声,马头琴的绵长声,牧人的歌声,牛羊的叫声,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草原最动人的牧歌。这片草原,有蔚蓝的天空,有青绿的草场,有灵动的生灵,有千年的游牧智慧,也有天人共生的美好。

巴彦温都尔的游牧时光,不是尘封的历史,而是鲜活的当下,是流淌在草原血脉里的诗意,是刻在牧人骨子里的坚守。在这里,每一片草叶,都藏着游牧的故事;每一缕风,都带着天地的深情;每一个牧人,都践行着天人合一的真谛。愿这片草原,永远青绿;愿这份游牧智慧,永远传承;愿风吹过草原,永远能听见那绵长的牧歌。

山水人文

万马奔腾

□钉子

你亲眼见过万马奔腾吗?那些让人心旌摇曳,沸腾的嘶鸣,那些被马蹄踏碎一地,不肯停止呜咽呻吟的烈烈长风,那些十万柄鞭连在一起,擂响大鼓,纷飞如同乌云翻卷,垂落头顶的天空中,滚过的雷声,经久不息……

而这一切都融进了360根马尾生长出来的一把马头琴,那藏进琴箱的第361根,独属浑善达克像是放牧草原奔腾的鞭花和缰绳,弹琴的汉子,时而粗犷豪迈,像天边草原乌拉盖,时而九曲回肠如同锡林河。他的手指,牢固地牵引着——锡林郭勒的等高线

诗星空

朔月书

□杨挺

走过谷雨
月亮瘦成银钩
垂钓时光寂静

阴山在暗处
桃花变得很轻——
一封未完的信,
在风里
微微颤动

直到很久
突然说起
那晚缺席的月亮——
我才发现
心底的暗处
仍悬着
不肯圆满的
光亮

二
月初月
未成熟果实
在朔夜
投下长长甜味

叶子走出暗影
吐出飞鸟鸣叫
白杏花上露珠
整夜收集星光

站在大学路上
用曾经年轻词语
呼应大地的脉搏
那橘红色的谜
整个夜晚
在岁月间
抽穗、发芽、结果……

三
雨是突然下的
像一把老旧吉他
在往事的鼓面敲打
牧歌的残片
被马蹄带向更深的故乡

短歌在毡房发酵

比马奶酒更浓烈
醉倒的骑手听见
故乡是远方的驼铃
往身体里
越走越响亮……

四

曾经岁月
是挂在身边的皮囊
盛满干涸溪流
风化成歌谣

低音时
抖落几粒沙——
那是昔日的回响
沉入梦乡

人在远方
心比云轻扬
你追逐的
不过是一缕
不肯停驻的光

而天边
你是另一片草原
比梦更远
比遗忘更难忘……



大地乐章 李昊天 摄

为母亲读书

□李广华

小时候贪玩,学习的自觉性不够,常常受家长督促,总感觉读书是家长的事,是在为母亲读书,似乎和自己关系不大,玩好了,什么都好,不想去其他。

母亲在我读书的小学做老师,印象中她给我们班代过一次语文课,讲什么,怎么讲的,如今已随岁月的远去而淡忘。只记得在课程开始时,她在黑板的左侧中间位置,竖写下“语文”两个字。字迹端庄,堂堂正正,一如她的为人。当时我觉得,这一方式和我们的语文老师有所不同。

整个小学阶段,处于那个动荡的时期。小学生虽然做不了什么大的出格事,但也受此影响,整日玩耍,不爱学习。

可有母亲坐镇,小学阶段,无论学校怎么乱,我都得规矩矩矩,不敢有任何造次。别的孩子上树掏鸟、下河摸鱼,光脚丫子走路、菜园子里偷西红柿、课堂上刁难老师,而我却不敢,生怕被告状。

慢慢地对老师形成一种敬畏之心。乃至在以后的岁月里,每当见到和母亲年龄相仿或身材类似的教师,总会和她联系起来,有种亲近感,马上想到需不需要帮助的问题。

读书为家长,这一想法,在心里蕴藏很久。直到长大,稍懂些事,这想法才有所改变。现在回想起来,只能说是幼稚。后面提到的为母亲读书,不是指纯粹意义上的“学习”,而是指一种“诵读”。

小时候,家里有一套纸张泛黄、封面破损的古书,大人们管它叫“秦雪梅吊孝的故事”。那个年代,泛黄纸张的古书,自然不敢拿出来,只好压在箱底。我们也识不得上面的繁体字,没有多大兴趣,只是平时听姥姥、大舅、姨姨们聊天时偶尔谈起。母亲常常用书里的话教育我们,像“世上无难事”之类的,要求孩子们好好读书,做事不能偷懒,要认真三元传,将来要有出息。书中的一些古语,说得有理,句式也精辟,像微风一样沁入心田,被我们幼小的心灵所记取。

20世纪80年代初的我,费了好大劲,考上大学,读了中文系,有机会对“语文”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在外地念书,远离家乡,闲暇时甚是想家,平时只有书信往来。那个时期,社会思潮活跃,各类新风吹得人心浮动,人人有种求知若渴的心态,对什么都想试试。记得大学二年级的寒假,离家已半年,归乡心切,见到亲人格外亲近。我想,假期能为母亲做点什么事呢?忽然想到了那套古书。

我让母亲找出来,一看,是线装的,共四本。里面有个人物绣像,从书口鱼尾处辨认,名为《绣像三元传》,是清末民初的石印说唱本。动荡年代,母亲他们那一代人也不敢看“封建余毒”,虽然知道一些里面的故事,但情节只记得个大概。这下,有学中文的儿子要给朗读,自然是高兴的。繁杂的家务缠着母亲总得围着锅碗瓢盆转,面对的是油盐酱醋茶。很多时候,母亲做,我们帮忙打下手。见忙差不多时,我见缝插针:“妈,咱们读一段书吧?”“好啊。”她表示赞同。停下“忙不完的话”,不管多累,她都听得津津有味。

冬季,老天爷把一年的寒冷都集中在这个季节。外面冰冷,寒气袭人,可室内温暖如春,母亲也想休息,同时又能听书。她躺在炕上,既休息,又能专心致志地听故事。热炕头上,母亲和儿子头依着头,歪斜地躺着,一个诵读,一个倾听,寂静的房间里,读书声飘荡在暖融融的空气里……

读书的时间,有长有短,有时几分钟,有时个把小时,方式也很随意。偶尔,借着昏暗的灯光,我捧着书,母亲坐在身旁,静静地期待着朗读的开始。此刻,让我想起小时候,母亲坐在煤油灯旁缝补衣袜的情景。冬日的夜晚,外面滴水成冰,而室内却暖融融的。夜晚,该休息了,母亲让我们先睡,她坐在灯下开始做针线活儿。奔波一天的我们,沾枕就着,等睁开眼时,往往是天亮该起床的时刻,而母亲却还坐在那里,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,一针一线地缝补我们的衣裤、袜子,彻夜未眠,可她从不言一声苦。那一幕,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,几十年过去了,总是挥之不去。

中文的学习,古典文学知识的积累,让我清晰地解读书中的“温良恭俭让”“之乎者也”,所学的知识,像是专门为这场读书而储备的。此刻,她早已忘记了自己曾经做过老师,转而又像一名安静的小学生。书中的故事,环环相扣,母亲的心随着主人公的命运而跌宕起伏。遇到深奥的句式,她会问问,我耐心地解释,不明白的地方,回过头重读,直到明白为止。

我想,她在听朗读的同时,也在更换记忆中不准确的情节吧。在书籍压缩的年代,阴云笼罩,人人自危,即便是有,谁敢拿出来读,更哪有工夫仔细研究呢?阴霾略过,时过境迁,人们才敢于回过头重温过去的遗存,传统文化的诱惑,唤起心中对知识的渴望。

寒假快结束时,我和母亲利用一切零星的时间,读完了这套存放多年的古书。在给母亲读书的同时,我也享受着和她相亲相融的时刻,这是我一生最为难得的一段美好时光。

类似的读书,还有一次。大学二年级暑假快结束时,母亲到北京游览。那个年代,去趟北京并非易事,若非我在那里读书,她是不会去的。

九月的京城,秋高气爽,阳光灼人。利用课余时间,我陪母亲游览故宫、颐和园、天坛、长城等名胜。游览北京动物园,自是计划之内的事,可连日来的游历,母亲显得有些疲惫,我们只好找个公园长条椅坐下休息。柳荫下,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《西厢记》,母亲见状,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她一向喜欢才子佳人的故事,再加上王叔晖精美的绘画,母亲眼中一亮,大概她心目中古代的小姐丫鬟,就是王叔晖笔下的样子。崔莺莺、红娘、张生的故事,属于尘封良久,刚刚被“解冻”,看这本书的人还不多。我展开书,一页一页地念,她边听,边欣赏图画,忘记了疲惫,忘记了时间。北京动物园的长椅前,一波波游客走过,不时瞥来艳羡的目光。读过一阵,体力也得到了恢复,我提出继续看动物。母亲露出犹豫的神情,一面是难得一见的各种动物,一面是缠绵悱恻的“待月西厢”故事,她似乎哪边也不舍。就这样,母子俩看一阵,歇一阵,读一阵,走一阵,用一整天时间,在北京动物园的长椅上,细致而温馨地读完了整本《西厢记》。如今,那本微微泛黄的“才子佳人”画册,还完好地摆在我的书架上,而时光却已过去几十个春秋……

情怀絮语